讀禮通考

讀 十

日仁12
1062
100

門口 12
號 1062
卷 100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四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充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加一級臣徐乾學

喪服五

受服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注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疏自此至篇末皆論衰冠升數多少也以其冠爲受冠者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六升布爲衰以葬後衰殺衰亦隨而變輕故也義服者斬衰有正有義子爲父父爲長子妻爲夫之等是正斬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此三升半是義服但無正文故引或人所解爲證也

敖繼公曰以其冠爲受謂受衰之布與冠布同也此言衰布有二其冠以下惟見其一則是斬衰正義之服冠與受布皆同但初死之衰差異爾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注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疏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也上言三升半主於父此言四升主於母

敖繼公曰此齊衰四升其於三年者爲正服於期者爲降服也齊衰三年有正有義義服五升冠八升齊衰期有降有正有義正服五升冠八升義服六升冠

九升亦皆以其冠爲受其受冠之升數亦多於受
服一等記不著之者蓋特擧重者以見其餘也

乾學案鄭注指爲母服是兼父存父亡而言
也賈疏謂父卒爲母則父在爲母之服可以
不用四升乎鄭說是也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注此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也服在小功
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疏著其纓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
其升數雖少纓精麤與小功同不得在杖期上故在小功之上也不敢以兄弟之
服服至尊者據纓如小功小功已下乃是
兄弟故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乾學案鄭注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據喪服總
衰條本在大功之後小功之前也升數在齊
衰之中者齊衰有四升五升六升此四升半
是在齊衰之中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注此以小功受大功之
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
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

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疏小功大功俱有三等此唯名言二等
者以此二小功衰爲二大功之受衰也七升乃是殤大功無受此注於受
故不言也欲其文相值者以其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與降服小功衰十升同既
葬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其冠十二升故云文相值也

敖繼公曰此齊衰以至小功服各有三等自大功而上皆有受服受冠其受服
當下於本服三等故斬衰受以齊衰之下齊衰三等受以大功三等各如其次
焉大功之上亦受小功之上皆校三等也以例言之大功之中當受以小功之
中大功之下當受以小功之上如是則叫與前之受服者輕重相比而乃不然
中者亦受以小功之中止校二等此非有他故蓋欲以
小功之下十二升者爲大功義服之受冠而然也大功受冠亦多於受布一等

○案注云不言十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謂記者於小功但言十升若十
一升不言十二升是主於受服故於大功亦但言八升若九升以當之而不必
言七升是欲其文相值若謂七升者亦受十升而幷言
之則大功二而小功二不相值也鄭氏之意蓋或如此

閻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
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注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婦人葛絰不葛
帶者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疏受以成
布六升者以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爲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
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既虞卒哭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
前以九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
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絰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絰

之也

喪服傳齊衰大功冠其受也 注詳五 服圖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注詳五 服圖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注詳五 服圖

練 功衰 附

喪服四制 父母之喪期十三月而練冠

間傳 期而小祥練冠緣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帶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婦人何爲除乎首也婦人重首飾 注婦人重帶謂五分絰去一 猶五分絰去一 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緣也其帶五分絰去一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重要故也既重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似故云須

五分首絰去一分爾

吳澄曰此明二年之喪初服至終服受變除之節上卒哭後受服降初服三等受冠降初冠一等去麻服葛謂男子去麻首絰服葛首絰去麻要帶服葛要帶帶絰以四股爲重女子唯去麻首絰要麻帶如初練後男子肖除葛絰要葛帶不除女子要除麻帶首葛絰不除

檀弓練練衣黃裏緣緣 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緣爲飾黃之色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中衣領及裾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緣者緣爲淺絳色緣謂赤色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質卑於緣爾雅釋器云二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音義曰緣淺赤色今之紅也

葛要絰 疏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首絰唯餘要葛也

無約 疏繩屨者謂父母喪菅屨卒哭受齊麻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約者約頭飾也吉有喪無

角瑱 注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

鹿裘衡長袪 注衡當爲橫字之誤也袪謂袂緣袂口也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嚴冬時吉凶同用大鹿皮爲之鹿皮色白與喪相宜也小祥之後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

袪褖之可也 注褖表裘也有袪而褖廣大者亦用絞乎○疏褖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未有褖衣至小祥稍文故加褖之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裘裘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褖衣褖衣內有鹿裘鹿裘直云褖之不知褖用何衣大者曰麂小者曰麛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麛裘用青豻爲裘則鹿裘之裘亦用青豻也

呂大臨曰斬疏總大功小功緦錫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斬加隆而三年故加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以至

於再期也首絰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麤易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絰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變衰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如宰子齊宣王皆欲短喪蓋疑於此斬衰之冠鏃而纓之外當如功衰加灰錫則緦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衰在內竊意練衣之外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緣與裏當如衣裳則無緣與裏故比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比麻衣則重大祥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也諸侯之喪慈母公子為其母皆無服被不可純凶而占筮除喪不當受弔昔之人皆變用練冠以從事則練冠者非正服明矣唯鄭氏功衰為既練之服功衰白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可為功衰不可皆為練服

陳祥道曰祛褖之可也其褖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之褖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說也練用鹿裘何也禮始喪則居廬自扉既練則可以接物鹿善接其類皆也故喪用焉周禮既練乘藩車鹿淺幦與此同義鹿裘袪褖之則褖其袪而已非若餘衣之袖也鄭氏曰有袪而褖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不然也

方慤曰鹿裘以白鹿之皮為裘也凡此所以為易除之漸而已

馬晞孟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也而哀殺則能有聞矣故又為角填以充之胡銓曰如青紵裘則以蒼黃色為衣以復之使可褖也裡而有衣曰褖褖所以表裘也表裘注之義則橫當訓橫縮謂衣自肩上直垂至下謂從吳澄曰衡即古橫字如鄭注之義橫當訓橫縮謂衣自肩上直垂至下謂從袖自衣側旁達左右為橫居喪之裘其橫油短則左右盡處不露見於外練後漸文則橫長其袖與吉裘同又緣其袖口練前裘雖有褖但褖既有橫長袪則褖衣袖至袖口可也衣之正身而不至袖練後既有橫長袪則褖衣袖至袖口可也

徐師曾曰練小祥也以其著練冠衣練衣故名曰練練衣以精熟之麻為之三年之喪斬齊正服不可變但以練為中衣而以黃為其裏使承衰而已又以淺絳色為中衣領及衰緣要帶用葛屨用麻其頭無飾填充耳也初喪衰甚則耳無聞故去填小祥後衰殺則能有聞矣故又為角填以充之鹿裘以白鹿之皮為裘也袪衰口亦為緣也褖裘上又加衣也小祥之前裘袂而短袪無袪今小祥稍飾故廣之又長之又袪之既袪以為飾故又褖之以漸向吉也郝敬曰案練冠有吉凶太古冠冕用布吉凶皆布也後世吉冠用帛凶冠用布曾子問云古天子練冠燕居帛也此小祥練冠布也大祥縞冠帛之白而稀薄者也練衣緣緣黃裏近於列采小祥禫經未除用之無乃太驟與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

注功衰既練之服也○疏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如重故不得弔人也

陸佃曰功衰猶言功裘微加人功雖服功衰不弔則以創鉅痛深故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

注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疏已有父母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祔祭於殤也

張子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絰帶恐麻期衰既葬爲母緦七升正服衰八升義服衰九升謂之功衰男子首絰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期喪更制期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

反服其服若言功衰總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

則變曰謂三年既練衰七升男子首絰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期喪更制期衰當經帶恐麻期衰既葬爲母緦七升正服衰八升義服衰九升謂之功衰男子帶練之葛經期之麻謂既葬之麻也

張子曰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若正大功之服則有小功之受蓋大功乃亞三年期之重喪其卒哭之稅亦其稱爾若殤則不練矣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經意蓋謂當練而服後喪之衰即用七八升則前喪易忘故反七八升之衰矣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經練之功衰爾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又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

陸佃曰禮父之喪既練服其功衰母之喪既葬服其功衰而帶以故葛帶經期之絰帶三年之喪尚新故也雜記三年之喪節功衰既練之衰也

呂大臨曰此功衰之喪既葬所受之功衰也蓋期之既葬之葛輕於三年之練葛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練除首絰而期之既葬之功衰重於三年之練故又服期之功衰

黃幹曰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之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案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鍛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爲傳記注疏之說同謂鍛煉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

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緩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

縞

檀弓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疏祥大祥

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

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疏謂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日著之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也引喪服小記者證當祥祭所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若緣以素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

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謂有以喪事赐賜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衞將軍文子之為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疏既祥謂大祥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既晚

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須反著吉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

陸佃曰此言親喪鉼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他喪之服

憲斯同曰雜記此節注疏以為大祥著縞冠以受弔然後反服素縞麻衣之服夫記文未嘗言弔而為此辭也陸農師知其不當以為既祥當縞若有他喪雖不而為此辭此說之無據者也陸農師知其不當縞亦必服縞以終前喪然後反他喪之服夫記文未嘗言他喪陸氏烏知其為他喪而為此辭此又說之難信者也默以為大祥之時止妻妾子女有吸其他期服以下之親皆除之矣當此祥祭諸人豈有不來與祭者乎既來與祭豈有仍用吉服者乎是必易之以縞冠縞然後反服也即如孫為祖父既除期喪猶服縞冠至事訖而後反吉服所謂雖不當縞者必敢純吉則當祖祥祭之時其必川縞冠可知矣是記所言不可以此意推之乎

纖

間傳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平常也纖或作緇○疏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纖者戴德變除禮也舊說纖冠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說言之紛帨之屬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之前禫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鍾克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纖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既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也吉祭月則祭而猶未以其如即則禫之後

二十四月乃得復平常

兼服

間傳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注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 ○疏以身先有前喪重服今後喪所變故云爲後喪所變也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 注因上說而問之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注說所以易輕

斬衰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此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之帶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首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

射慈曰斬衰既葬衰裳六升男子絰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分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衰之喪其爲具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經斬衰之葛絰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麻亦謂之包帶斬衰之麻帶謂之重

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絰上服之葛絰也

陳澔曰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

方慤曰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絰重者謂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

徐師曾曰男子輕要則繫齊衰之帶而兼繫斬衰之絰而兼著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則獨著斬衰之絰而不著齊衰之帶故云重者特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注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有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經婦人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疏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期功既虞卒哭男子帶其練之故葛帶是謂之重葛也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經期之葛絰者以男子練時首絰既除今大功又既葬其首則絰大功之葛絰今云期之葛絰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云絰期之葛絰其實大功葛絰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絰輕於練之葛絰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絰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

射慈曰既練遭大功喪麻葛重者既練男子有葛帶婦人有葛絰男子首絰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大功之喪亦更制衰裳絰帶皆麻謂之重麻大功既葬還服練衰男子帶練之葛帶絰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今此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

婦人得葛帶不服大功之葛帶而帶周之葛帶者斬衰既練婦人除葛經大五寸百十五分八寸之十九若帶大功之葛帶裁大二寸八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有九非經帶五分去一之差也故帶期之葛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與練首經差之宜也男子不經大功葛經而經周之葛經者亦以非練帶之差也崔凱曰斬衰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著大功之冠及麻麻謂男子首絰婦人要絰也又易其故既練之葛以麻謂男子要婦人首也大功之喪既葬卒哭男子復其練冠帶期之葛帶男子首絰婦人要絰皆言期者絰則小功之絰也大四寸六分寸之一可以居三年之喪故皆絰焉絰帶也

陳皓曰案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即葛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饋尸章注云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注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爾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爾葛者亦包其輕○疏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鄭云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爾者以甲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甲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絰帶麻葛兼有故於男子齊衰輕服言之也不言重或無絰或無帶言重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絰是或無絰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絰皆有故須稱重期以下固皆有者言期喪虞卒哭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絰帶婦人亦然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

射慈曰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八升經帶悉葛婦人首絰以葛腰帶故麻也亦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疏遭大功之喪更制大功之衰裳男子亦麻為腰帶絰期之葛絰婦人易首絰以麻帶期之葛帶大功既葬亦服其功衰男子婦人悉反著期喪既葬之絰帶也

陳皓曰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絰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則

注此章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疏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同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篇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注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疏服重者前文重者特是也易輕者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與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絰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

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
反服其前喪之服故也
陳澔曰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麤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
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
張子曰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
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
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
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又不敢易齊衰之重
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衰之
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
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於當免則絰
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
戾

呂大臨曰此篇所記前後喪輕重之變以斬既虞卒哭齊初喪幾同矣斬既練齊
既虞與大功初喪亦幾同矣故輕包重特止為斬既虞遭齊衰之喪而立文麻
葛重止為斬既練遭大功之喪而立文麻葛兼服則為齊既虞遭大功之喪大
功既虞遭小功之喪小功既虞遭緦之喪而立文麻葛重者其始也以麻葛變

麻葛兼服者其輕者變而兼服之

吳澄曰此承上易服者易輕者之文專明上服之後遭下服易新麻之制其一
斬衰卒哭後遭齊衰而易麻其二斬衰練後遭大功而易麻其三齊衰期卒哭
後遭大功而易小功之新麻小功五月後易緦之新麻其四大功三月後易小
然大功小功之先言斬葛與齊麻同者即上文斬葛與齊麻同者也於其一而
言齊葛與大功麻同者即上文齊衰卒哭後易大功新麻者也於其二而言麻
包重特於其三而言麻葛重於其四亦言兼服之乃總提兼服之三字又以服重者則易
輕者釋兼服之之義而結前文也

喪服小記除喪者先重者 注謂練男子除乎
首婦人除乎帶 易服者易輕者
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首○疏重謂
男首絰女要絰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
祥各除其重也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
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則
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
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 與大功之麻同 注經之大俱五寸五分寸之一
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
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
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疏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要
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者

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兼服葛也斬衰既虞卒哭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此衰之麻帶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

陸佃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放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矣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分母既葬衰或八分或九分○疏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帶其故葛帶者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止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唯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謂服父練之功衰也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分或九分者以父之既葬衰皆十分其齊衰仍有八分九分故更言之八分者是正服九分者是義服也服其麤者謂七分父之衰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注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爾亦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喪經帶皆麻○疏此明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間傳謂之重麻也期既葬之

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與間傳篇具釋也此錯變麻服葛大小同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應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爾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分八分九分既葬之後則有十分然服父七分也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既練遭齊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爾亦服其功衰者經帶皆麻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帶經期之葛經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於間傳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既葬也注云男子經期之葛經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於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皇爲正也

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小功無變也

注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疏謂先有大功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并本○疏謂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

既經則去之 注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有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經也以練無首經於小功以下之喪有事則自若練服也○疏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小功之經也既免去經者謂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也每可以經之時必爲之加經也以練無首經於免之時則爲去其經自若練服也有事則免經如其倫者倫謂倫類雖爲之不變服其應免經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免無不經者解經於免經之於是免之時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絞主人必加經也經有不免者解經每可以經必經也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經不有免以服成故也是經有不免者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

葛帶 疏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絰者謂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爲後喪緦絰者以前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上云小功不易明緦不易下兼言緦者恐免絰不及緦故也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

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

本爲稅 注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爾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疏謂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爲稅者稅謂變易也所以緦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稅亦變易也引雜記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

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皆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縗爾下殤則否○疏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麻○疏謂本服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數還服三年之葛也服殤長中之麻不改非重此麻也以殤服葛之法故也下殤則否者謂大功以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不得變也

通典宋庾蔚之謂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衰絰之次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因說麻之有本乃能變正服之葛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

之稅下殤則不當是論周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
當明之周殤最在上所以不言周爾鄭玄謂周殤長中
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變上服之葛
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
葛問傳大明斬衰變受之節因備列五服麻葛之分縗
小功之麻不變上服之葛已自別見故此雖并言而在
兼服之例是以不復曲辨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
其如緦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
安得相變邪

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注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
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爾○疏
此明先有一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案聖證論云
范宮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
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
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庾氏之說

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今依庾
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附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
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特云冠杖屨不易
者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練除首絰有
問傳云首絰既除故著大功麻絰要絰葛不如大功之麻重者斬衰既練要絰與
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不如大功之麻重也練冠易麻互言
之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
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其餘皆易者經除矣無可易
知衰亦在易中謂冠也要帶也衰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注此兄弟之殤
之殤也○疏功衰者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已有父母之喪
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附祭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
則身著練冠附祭於殤知大功以下之殤者若大功
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以下之殤
呂大臨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練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
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
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為人後及適孫為祖之類若父
為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
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但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比之三年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又有練冠
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既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為衣故猶曰功衰
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為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為
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
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於祔宜有殺矣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注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總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疏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總麻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也

徐師曾曰大夫降旁親於總麻兄弟無服故以弔服之弁絰而往若當私喪既葛之時而遭此喪則以弁絰易葛不以私喪未服臨兄弟之喪厚同氣也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素裳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疏謂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於時又遭母喪母既葬但父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也

方慤曰服除服而後反喪服示前喪有終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疏言當者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

其除喪之服服既除竟仍反先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在重喪中則其除自然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爲父祥尚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也在大喪之中得爲輕服除者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案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殤長中乃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亦得爲之除也

徐師曾曰諸父昆弟之喪雖輕於父母之喪然昆弟之恩不可忘親愛之情不可薄若其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則其除之各服其除服以行禮卒事而後反父母之喪服焉然此謂期年大功及降服之殤爾若小功緦麻則不除有君喪亦不除服問曾子問已言之矣

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服既練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練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練○疏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練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含變麻爲首無葛之鄉則用練也後喪既虞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棄行之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云今又喪母不得并摠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虞得爲前喪虞祔未知然否且依録之前云未沒喪此云既練則知既練與未沒喪者有別既練是既虞受服之時沒喪是既練之後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正期父喪既練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

陸佃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禫而後練吉服也知然者以被練繡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練練其練祥也然

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

則既練在禫之後明矣

吳澄曰案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故縈麻之縈與單縗之縗通作纓鄭氏以纓為代葛之纓是也陸氏以此為單縗之縗而謂纓乃禫後之吉服且引詩衣錦尚絅聚儀禮被纓黼為證詩之褧衣禮之纓黼皆婦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御道路之塵者至夫家則脫去豈可指為男子常服之吉服哉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玄端而乃言纓乎陸農師於禮注正排甚多但時或好新尚奇以破鄭說而不自知其失當也

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疏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為也後事謂葬父也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父母俱喪而斬衰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其葬服斬衰者以葬為文明為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卒事之後反服父服也

通典晉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服未竟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竟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喪服也

晉束晳問曰有父母之喪遭外艱麻喪往奔不步熊荅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適子可往若姑姊妹喪適庶皆宜往奔也傅純云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輕服臨者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今新死者在千里表應服者以官役為限奔臨無由乃以重包之夫重服自前亡非關新死則新死無服也豈應服之親卒為無服宜制新輕之衰以當往臨之服若新亡除既了則反服先重自然包之前後二喪人情與服得兩濟乎或難曰服以禮為主禮有臨喪之衰而無便制之服如便制輕衰恐非禮也荅曰禮是經通之制魯築王姬之館于外春秋以為得禮之變明變反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晉韓康伯問荀訥云有人奉其伯後服制未除復有本父喪當復應還所生兩處作喪位不若作堊室今當服斬先斬以居堊耶荅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練雖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既練則當服期布冠幘首經齊衰先喪既練已有堊室唯當服期以居之爾不復還本家作喪位○宋庾蔚之謂禮齊衰斬衰之受服大功變既練之服計衰升數從其麤者若升數同則不變經帶而已今代則不然應別制本親期服還本家則著之時代不同不得全依禮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晉賀循云雖有父母之喪皆爲期大功之服祥除各服其除喪之服如常除之節小功已下則不除轉輕也降而爲小功則除之殷允有兄子喪應除兄服與徐邈書云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以吉服接客當兄舊服見客耶又云禮云服其服卒事反喪服庾太尉大喪中除妻服白衿對客終日今齊服既同且下流宜無嫌於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耶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晉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衰服也後遭母喪齊衰服也禮爲兩制服有所變易邪案曾子問曰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即往殷事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彪先荅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既不貳斬則不得舍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如有車騎斬衰之服宜以包母齊衰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有母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衰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既殯又有父母

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以此言之雖君父兩服當其兼喪以君衰爲主而不以己私服爲重也

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議晉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至祖母練日則變除事畢反後喪之服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晉謝奉議曰夫孝子之處喪服勤三年不懈不怠情思所主無不在曾子問三年之喪可以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蓋以爲彼興哀則不專於所重也而禮云卒哭旣練遭周大功之喪皆隨所服而變代行喪者咸從此制竊有所恨夫人子之道天屬之恩可謂重矣終身之憂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練而爲其極夫以資於事父之道在公尚有奪私服之制況兼愛敬之重而更屈於茲屬乎奔喪之禮赴哭輒備其經帶歸於本宮即反正服於權宜兼通庶可知無大過矣

兼親服議宋庾蔚之謂一人身而內外兩親論尊卑之敘當以己族爲正昭穆不可亂也論服當以親者爲先親親之情不可沒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子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其尊親之宜外親不關母婦之例無嫌昭穆之亂故可得隨其所親而服之若外甥女爲己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姊妹而爲兄弟之妻亦宜用無服之制兄弟妻之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若從母爲從父昆弟之子婦

則不可以服禮待之由外親之屬近而尊也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乾學案古人先有重喪後遭輕喪其所變易者不過經帶而已衰與冠固不變也至後世則更新喪之衰而並不言經帶豈爾時之喪服無經帶可易耶是又禮之一變也

開元禮諸先遭重喪後遭輕喪皆爲制服往哭則服之反則服其重服其除之也亦服其服而除

政和禮若先遭重喪後遭輕喪皆爲制服往哭則服之反則如初

宋史禮志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幷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案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祔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

改正

温公書儀若重喪未滿而遭輕喪則制輕喪之服而哭之月朔輒爲位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文公家禮同

朱子語類問三年之喪以臨其喪卒事而反初服或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而衣輕不知如何朱子荅曰或者之說非是

陳淳荅友人書所引雜記之文竊詳其義是前遭重喪已制重服之矣未終而復仍遭輕喪則又製後輕喪之服暫以從事而不以輕爲常若前遭輕喪已製輕服服之矣未終而復仍遭重喪則又必製後重喪之服而專以重爲常及除輕喪之日暫服輕服以爲祥祭既卒事然後反服重服如常

邵寶喪禮雜說喪有常服而所遭不能無變變之所值服之所難故服有成有受有練有禫其常也有易有包有特有重有兼其變也三日斂而成服期小祥而練除首之絰受以功衰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當其時服其服所謂常也如此是固無庸於論者唯夫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齊喪則男子有易要絰婦人有易首絰所謂包者男子有仍首絰婦人有仍要絰所謂特者斬喪既練遭大功之喪有男婦首要皆麻所謂重麻者有男婦首要皆葛所謂重葛者齊喪虞卒哭遭大功之喪男以功麻易齊首之麻而要猶齊葛所謂兼服者有斬衰葛齊帶之葛而首猶齊葛婦以功麻易齊首之麻而要猶齊葛所謂兼服者有斬衰葛齊麻以至功葛緦麻前喪既葬後喪初斂

男婁婦首易而兼服者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物以時變新故重輕參伍仲錯無失乎恩義之中所謂變也又如此夫是之謂難苟類而推之則一人之身閒

旋吉服之內雖日有變不虞也而況其常乎

邵博曰先友周全伯喪適母次所生母亦死疑其爲服爲位全伯程伊川子壻伊川尚不能決先人問之司馬文正公曰某承問有人居適母之喪而所生母亡疑其所以爲服及之案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下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又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先何後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謂遭同月者也今之徙令適繼慈養與母同例皆應服齊衰三年子之於母適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若祔於女君尊卑殊絕設位於他所可也禮者大事先賢不敢輕議況如某訴承輒以許人姊記所聞以報尚裁爲幸予謂文正公之於禮可以爲後世法矣故表出之聞見後錄

王廷相並有喪服說並有父母之喪服既虞也反服父之服既練也則服其除服卒事反母服母先而父後也則服其除服卒事反父服曰父喪未終而持重於祖兼主於父禮也練祥禫祭也服其除服卒事反父服曰父喪未終而祖父沒何如曰適孫爲父後者承重禮也父雖練也猶服其承服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承服諸父昆弟之喪如之何曰父已葬而有母之喪則服母之服不以輕掩重也其除父之喪也服諸父昆弟之服反而適次也亦如之曰祖父之喪將練而父亡何如曰親之喪亦如之有所後父之喪而不生父母亡如之何曰已殤則服其服而往哭之襲而歸反喪服已葬則俟其殯而歸反喪服其除喪也服其除喪卒事反喪服曰不亦輕本生乎曰禮有所重斬不可以離次也

呂坤四禮疑斬衰而遇功緦成服制其服而哭之月朔服其服而哭之精矣哉
禮也輕不奪重哭其人不服其服蒲之於禮無害謂之可也○重喪遭輕喪即以重喪臨之於禮固精即不服輕者之服而吾身固
總括緦功之喪亦可也若借數日之輕於禮無害謂之非羔裘玄冠也於死者實薄乎視三年之喪不哭弔者情理稍為近矣若居父
母之喪而高曾祖及伯叔祖伯叔父姑死居妻子之喪而舅姑兄弟姊妹死彼
服雖功緦亦當暫成功緦之服入其門會其葬即服
其服可也此以尊長卑幼為輕重而服非所論矣
宋纂四禮初編父喪未滿而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服以行大祥
之禮行事畢即服母喪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喪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以
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忍於凶時
行吉禮也庶母喪遭父喪者亦然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四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太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六

弁服

周禮春官司服凡弔事弁絰服　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絰大如緦之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疏弔事言凡者以其弔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弁絰其服則錫衰緦衰之等也弁絰如爵弁而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為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為之加環絰者凡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絰即與絞絰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一股麻為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絰加於素弁之上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絰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絰大如緦之絰經者弔服環絰大小無文但五服之絰總絰最小弔服之絰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總絰也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者據下文而說也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者案服問云君為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故知之也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絰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者此引舊說而破之庶人弔服者服素冠而素裳其衣裳當疑衰故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

冠則皮弁之經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若然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也國君於其臣弁絰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絰是也他國之臣皮弁者喪服小記文是也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問卿大夫相為亦錫衰弁絰不吉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於此上下文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如此上者以天子自大裘以下至素服上公自衮冕以下至玄端之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唯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自鷩冕而下如有服問云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其用緦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以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緦衰為弔緦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為故以錫衰為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衰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也服問云為其妻出則不弔與大夫小異耳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

服皆弁絰

注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在內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凶跡大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緦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一邪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首服皆弁絰者三衰同皆弁絰君為臣服弔服者欲見臣為君斬衰無事其布衰在內無事其縷緦亦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凶跡大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緦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一邪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首服皆弁絰者三衰同皆弁絰君為臣服弔服者欲見臣為君斬衰無事其布衰在內無事其縷緦亦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凶跡大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緦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一邪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首服皆弁絰者三衰同皆弁絰君為臣服弔服者欲見臣為君斬衰無事其布衰在內無事其縷緦亦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凶跡大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緦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一邪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首服皆弁絰者三衰同皆弁絰君為臣服弔服者欲見臣為君斬衰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解錫衰緦服破升皆為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玄謂擬於吉者以其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凡弔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即鄭注喪服云凡婦人弔服皆弁絰無首絰是也

王昭禹曰錫衰緦衰疑衰三者皆服之輕者而用之於弔故皆同服弁絰也錫如金錫之錫以金性堅剛而錫則散施而金性易矣然則麻之滑易者施於喪服亦如是焉故曰錫衰緦則又輕於錫以緦麻縷數服至於緦衰不足也致其思而已故曰緦衰疑衰則又輕於緦以吉服十五升布而疑衰則用十四升是有疑於吉矣

故曰疑衰

易祓曰父母於子亦有服故王於諸侯羣臣則有錫衰緦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其首服皆加弁絰既葬除之王明齋曰禮必有報臣於君服如此其重然則臣有喪禍天子其忍居然衣錦而不為服乎諸侯王之屏翰也故為服錫衰稍加於緦矣大夫士雖衆皆王平日所倚三公六卿王之股肱也故為服錫衰任而宣力者故服疑衰也或疑諸侯王之至極而制為大中之外其行之則有權焉是而日無乃不給乎夫禮者固理之至極而制為大中之外其行之則有權焉是故周公康叔始封不將自當依喪制而服之二王之後待之特隆緦服亦不得而殺又若伊尹太公太甲成王皆當為之心喪者雖錫衰數月何得為過其餘但聞喪而哭時服之原不廢大禮而所謂弔者或以公卿大夫士爵同者攝之非必天子一一親往故禮者制為之極使人有所底止耳

乾學案王為諸侯服緦衰本弔服與緦麻三月之緦不同義王氏以絕期論之失其倫矣

敖繼公曰疑衰者亦十五升而去其半蓋布縷皆有事者也布縷皆有事則疑於吉升數與緦錫同則疑於凶故因以名之

夏官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注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絰

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絰服○疏緦之絰則兩股此環絰則以一股纏之不糾

王昭禹曰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此王之弔服也弁絰如爵弁而素環絰則知絰之麻絰也司服所謂凡弔事弁絰服是已

李嘉會曰弁絰五服之輕者

王弔乃五服之外故約言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注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疏弁辟積如冕繅之就者以其弔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數也

儀禮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錫衰弔於大夫亦錫衰注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注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皆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君及卿大夫弔上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疏錫謂不治縷治其布以哀在內總則治縷不治布哀在外

以其主為三公六卿重於畿外諸侯故也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者是士輕無服弁絰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為異姓之士疑衰同姓之士緦衰今言士與大夫又同錫衰此言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吉笄無首素總者下文女子子為父母卒哭訖吉笄之首布總此乃解之必知用吉笄無首素總又男子冠婦人笄弔服用吉笄無首素總又男子冠婦人笄弔用素冠故知婦人弔亦吉笄無首素總也

敖繼公曰服問以錫衰為大夫拥為之服則命婦拥弔亦錫衰矣此記唯見大夫於命婦命婦於大夫者嫌所弔者異則服或異也大夫命婦之錫衰唯於尊同者用之則弔於其下者不錫衰明矣○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以傳寫而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誤之文與以天子弔服差之錫重於總故總治縷而錫則否蓋凡服以麤細為先後錫不治縷則其縷不如總之細所以差重也然而必有事其布者蓋弔服不可以無所事既不治縷則當治布也治其布則滑易矣所以謂之錫

萬斯同曰諸家皆言錫衰重於總衰有事其布總但有事其縷則錫之布治於總乎若謂內之公卿重於外之諸侯故公卿用錫衰諸侯用總衰愚又以為不然凡外之諸侯加於內之公卿一等故三公八命出封為公則加一等為九命六卿六命出封為侯則加一等為七命此周禮文之可據者也又孰輕而孰重乎試觀禮文所言錫衰之用至多總衰之用至少可見總衰即總麻之為弔服而常用錫衰也況雜記言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則錫加灰而總不加灰又較然章著矣安得謂錫重而總輕乎

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注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疏此明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若錫衰以居也雖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若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時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為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是也大夫於士雖當事亦皮弁也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也言居亦不服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絰也

陸佃曰當事則弁絰者據此王為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蓋當事而後弁絰也大夫相為亦然者雜記曰大夫哭大夫弁絰與殯亦弁絰為其妻往則弔也弔而服之弔而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注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疏皮弁錫衰者一云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皮弁一云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者一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首重人君故也然此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則不然也未成服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絰

之屬既殯成服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

陸佃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絰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為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環絰以弔及其為之服也皮弁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

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注弁絰者大夫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疏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絰未成服前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皆皮弁服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絰也案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服此云弁絰大夫錫衰相弔者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然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哭大夫弁絰是三斂之間怪鄭注云錫衰所以各為異說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廣解成服之後於義無妨但既成服之後又郤明與殯之前理亦可通

陳澔曰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陸德明音義紂本又作緇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聞著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總衰弔而服爵弁紂衣紂衣絲衣也總衰也○疏諸侯薨在本國天子遥哭之不服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吳澄曰紂與緇同紂衣絲衣也爵弁服弔服也爵弁紂衣士之祭服諸侯薨天子不親見其尸柩則不服弔服但服士之祭服哭之

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注不以吉服弔喪○疏羔裘玄冠即朝服也時
禮以譏當時 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鄉黨孔子身行之
多失禮也
孔安國曰喪主素
吉主玄吉凶異服
馬晞孟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敢
先也故子游褐裘而弔既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若夫子之羔裘玄冠不以弔
者是言小斂
之後而已矣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褐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
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褐裘而弔也 注曾子蓋知陰
喪無飾夫夫猶
言此丈夫也子游
於時名爲習禮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 注於主人變乃變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也所弔者朋友
注服是善子游言○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
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褐衣則此褐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
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案喪
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褐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
而加武與
帶絰矣

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
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二人皆聖門高第其分契與
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
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
朱子曰裘似今之襖子褐衣似今背子襲衣似今涼
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褐裘者袒其半而以
禪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緇衣素
衣黃衣即褐衣欲其相稱也
方慤曰掩而襲衣謂之襲裘衣露而褐衣謂
之褐裘以裘在二衣之內故皆曰裘
郝敬曰襲掩也裘吉服襲裘謂以衣掩蓋
其裘褐裘露裘也凡衣重曰襲單曰褐

乾學案玉藻裘之褐也見美也疏言裘上加
褐衣褐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褐衣見褐衣
之美以爲敬又弔則襲不盡飾也疏言凡此
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褐

裘又君在則裼盡飾也疏言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又服之襲也充美也疏言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掩襲裼衣謂覆蓋裼衣之美以敬心殺故也是故襲裘與表裘皆不入公門蓋文質遞變代有因革古人宮室衣服多與後世不同論世知人以意逆志可耳若執目前之見而致疑於古人則案以禮經窒礙正多也

衛司徒敬子死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注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疏此唯云絰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始小斂未成服則客乃服弔絰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者絰故知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絰反哭與子游前袒裘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絰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絰絰絰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絰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首絰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注云羔裘緇衣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檀弓為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

左傳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弔季氏注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婦死而絻以至于成服絻以代吉冠故以絻為喪冠也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為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以踰禮齊衰之喪哭位也季孫既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絰從主節制也大夫之弔服弁絰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云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放絰而拜者記言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成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

家語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注以季氏故已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除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于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黃氏曰案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注云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檀

引注據養疾者言之家語所載據弔者言之文同而意則異

通典漢戴德曰君弔於卿大夫錫衰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絰疑衰素弁加絰明日主人衰絰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素裳素冠諸侯會遇相弔則錫衰皮弁加絰不舉諸侯弔於寄公錫衰諸侯相弔錫衰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絰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緦麻絰同素冠素帶既葬而除皆在他國則袒免同國大夫命婦相服錫衰素總加麻同國之士相為朝服加絰其妻相為亦如之朝服不髽

白虎通義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

蜀譙周云國君為卿大夫皮弁錫衰以居他事出亦如之其弔則皆錫衰布弁而絰三月服吉其弔士則服弁絰疑衰亦往則服出則不公及大夫弔衆妾如君弔他國卿大夫皮弁錫衰不絰大夫弔服以錫衰用緦麻布而夾理之曰錫士弔服以疑衰用錫布為衣而素裳擬於吉也其冠各以其衰歸其家猶弔服弁絰以居其他事出則脫絰三月既葬服吉五代兄弟相為亦然

乾學案此所解疑衰與注疏異注疏十四升布之說本出鄭司農經原無明文而後代敖繼公氏又謂用七升半之布內外皆有事三說不同未審孰是以臆見斷之敖勝於譙譙勝於鄭

吳射慈喪服圖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弁絰錫衰弔大夫弁絰疑衰弔士弁絰緦衰弔畿內

諸侯弁經緦衰

晉書禮志禮王爲三公六卿禒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天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無聞焉

通典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爲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衰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杜布議以爲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反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案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漢中興臨喪與禮合自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

詔從布議

晉書輿服志天子素服白帢單衣○白帢案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師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材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帢本末有岐荀文若弔服宋書禮志同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爲慶

通典晉摯虞決疑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陳舒議至尊臨溫公夫人喪案禮天子哭諸侯則弁絰錫衰哭大夫士則弁絰疑衰此皆當時殯葬之間服耳今溫公喪已久遠主人本應改葬之服今之所服大夫喪耳天子於諸侯之妻禮變今以白帢深衣當古弔服今至尊臨喪謂應深衣而已著深衣者不復變服其餘侍官謂當公服直衛不應復哭

賀循喪服要記始弔朝服玄端之服也皮弁絰素弁而加環絰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絰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

宋書禮志古者人君弔服皮弁疑衰今以單衣白帢為弔服脩敬尊秩亦服之也單衣古之深衣也裁製與深衣同唯絹帶為異深衣絹帽以居喪單衣素帢以施吉

南齊書禮志海陵王薨（即後廢帝為藩邸之稱所廢復貶之）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於時百寮入臨皆於宮門變戎服著衣帩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隋書禮儀志梁制單衣白帢以代古之疑衰皮弁為弔服為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陳制同）後魏制天子東西堂舉哀服白帢○皇太子為宮臣舉哀白帢單衣烏皮履未加元服則素服（後齊制同）

後周制皇帝弔服錫衰以哭三公緦衰以哭諸侯皆十五升抽其半錫者浣其布不浣其縷衰在內緦者浣其縷不浣其布衰在外也疑衰以哭大夫十四升皆素弁如爵弁之數

環絰一股纏絰

諸侯於其卿大夫錫衰同姓緦衰於士疑衰其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公孤卿大夫之弔服錫衰弁絰皮弁亦如之士之弔服疑衰素裳當事弁絰否則徒弁

皇后弔服爲妃嬪三公之夫人孤卿內子之喪錫衰錫者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衰在內也緦衰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衰在外也爲諸侯夫人之喪緦衰疑衰皆吉弁無首其三如已下及於吉疑弁皆吉弁無首爲媛御婉及大夫孺人錫衰於已之同姓之臣緦衰於士之婦人疑衰其三公夫人已下及孺人士之婦人之喪疑衰十四

諸侯夫人於卿之內子大夫孺人錫衰於已之同姓之臣緦衰於士之婦人疑衰皆吉弁無首其三如已下及媛三公夫人已下及孺人其弔服錫衰御婉及士之婦人弔服疑衰疑衰同弁九旒已下皆冕弁

隋制皇帝臨臣之喪三品已上服錫衰五等諸侯緦衰四品已下疑衰

白恰白紗單衣烏皮履皇帝爲羣臣舉哀則服之

皇太子臨弔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品已上緦衰五品已下疑衰

白帢單衣烏皮履皇太子爲宮臣舉哀則服之

白帢案傅子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之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之蓋自魏始也梁令天子爲朝臣等舉哀則服之今亦準此其服白紗單衣承以裙襦烏皮履舉哀臨喪則服之傅子傳玄所著

乾學案隋制既備列三等之衰復言白帢單衣舉哀者蓋以白帢單衣代古之疑衰也

唐書禮樂志皇帝服一品錫衰三品以上緦衰四品以下疑衰

車服志天子之服曰白恰者臨喪之服也白紗單衣烏皮履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言禮皇帝爲諸臣及五服親舉哀素服今服白恰禮令垂舛且白恰出今代不可用乃改以素服而白恰廢矣

宋史禮志通禮著皇帝臨諸王妃主外祖父母皇后父母宗戚貴臣等喪出宮服常服至所臨處變服素服天聖喪葬令皇帝臨臣之喪一品服錫衰三品以上緦衰四品以上緦衰五品以下疑衰皇太子臨弔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品以下疑衰

書儀凡弔人者必易去華也則須具公服靴笏也

丁謂談錄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葉夢得石林燕語恰苦洽反與恰同魏武擬古皮弁裁縑皂以爲恰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後通以慶弔晉因之咸和中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侍官乘車白帽齊依之以素爲之舉哀臨喪服之梁因之以代古疑衰爲弔服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陳因之而初昏冠送餞亦服之隋依梁不易唐因之案宋書孝友傳郭世通服除後哀感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恰又宋明帝泰始六年定服制舉哀臨喪白恰單衣亦謂之素服則

直以為凶服非可通於慶弔矣

程大昌演繁露温公著論士夫弔喪可服公服案孔子謂羔裘玄冠不以弔則恐公服之說未穩北魏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遺裴昭明往弔欲以朝服行事孝文遣成淹論執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羔裘玄冠不以弔重稱共聞昭明說屈乃借衣帢以申國命則夫吉服而弔似與夫子之說異也

顧湄恐聞錄案古弔服見於禮經者有錫衰緦衰疑衰之別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也而朋友相弔如曾子襲裘子游裼裘子夏絰而往子游待小斂而出經反哭不同者視主人未變服既變服之節也漢弔服無聞自魏及隋白帢單衣以代疑衰而古制廢已久矣唐宋以來白帢亦廢改為素服司馬氏書儀云凡弔人必易去華盛之服蓋古人弔服有絰唐人循著白衫宋人但易去華盛之服朱子弔說云未易服則深衣而往弔之既成服則素幘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紗生絹為之明魯典止云素服實以素深衣為弔服子見時尚及見之然古人深衣通於吉凶考之深衣篇云可以為文為武擯相治軍旅未嘗云可以弔喪也而通於凶禮者檀弓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祖謂既除喪後弔以受弔曾子問女改服深衣縞總謂女嫁在塗而婿父母死服以趨喪也鄭氏注雜記間傳麻衣一云白布深衣一云十五升布深衣注喪服記練冠麻衣則云小功布深衣總而言之未嘗用為弔服也而朱子深衣往弔亦在未易服前其以深衣為弔服者自宋末始也

家禮凡弔皆素服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丘濬曰案本注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今制唯國恤用布裹紗帽其餘則不許有官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若無官者用素巾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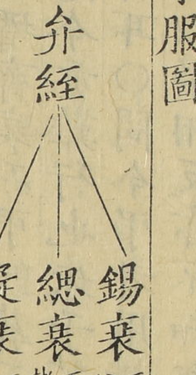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斬衰恐今亦難行也朱子荅云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問今弔者用橫烏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弔人故杜撰成此禮數若閒居時當易服用涼衫

黃勉齋儀禮弔服圖說主人未小斂而弔○弔者易羔裘玄冠此據家語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案疏云羔裘玄冠與家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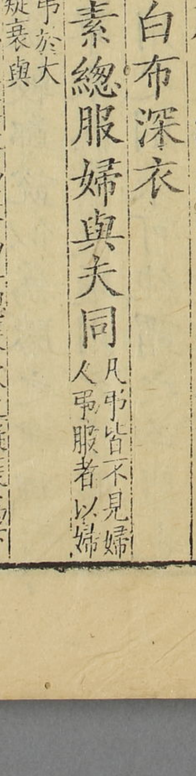
主人既小斂而弔○弔者襲裘　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武帶絰小斂之後來弔者以上朝服襍裘加武帶絰亦不免也主人既袒括髮故弔者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也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以朋友之恩加緦之絰帶也主人既襲帶絰故弔者亦襲裘帶絰也所謂予汝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主人既成服而弔○凡弔事弁絰服○凡弁絰其衰侈袂

王弔服圖



諸侯弔服圖



諸侯弔異國之臣　皮弁　錫衰

大夫相爲弔服　弁絰　錫衰

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　緦絰帶　疑衰素裳

庶人弔服　素委貌　白布深衣

婦人弔服　吉笄無首素總服婦與夫同　凡弔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大夫命婦以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為上緦衰次之疑衰為下

補孔穎達禮記疏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緦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緦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去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緦衰為弔服者以緦衰是士之喪服不以弔也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為弔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為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於大夫命婦俱以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為上緦衰次之疑衰為下

呂坤四體疑朝著常服非大喪不布冠布冠三年之喪也鄉黨羔裘玄冠不以弔衰素之心也茗冠帶以弔不妨玄冠便服以弔非冠素不可歸德素冠素帶得之矣

乾學案天子諸侯大夫弔服三禮皆有明文惟士庶人弔服禮不之及即有羔裘玄冠不以弔之說亦不言宜著何服然則士庶人之行弔究將何服乎鄭注言士之相弔首服素弁而身服疑衰庶人之相弔首服素委貌而身服白布深衣此雖經文無之或亦禮所當然也但弁爲貴服恐士之弔不當用故敖氏有士用素冠之說較鄭說似爲勝之逮魏晉以後則以白帢單衣爲貴賤通用之弔服然而吉慶之事亦用之則未可純謂之凶服也諸史載天子之弔服必備列古之三衰但襲其名而不襲其實其所用以弔者亦惟白帢單衣也後世名實之相乖往往如此至於臣民之弔服益無一定之制至朱子家禮但言凡弔皆素服又注云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其言雖未有指實其禮實不得不如是也嗟夫言喪禮於後代雖齊斬之重且不能盡如其制又何論區區之弔服哉○又案朱子弔用素服是已下注云幞頭衫帶皆用白生絹爲之夫白絹吉服所用也而用之於弔可乎愚謂當易以葛明世士大夫祈弔皆用葛衣葛帶庶乎其當矣

萬斯同曰賈氏釋崗禮弁經服言凡弔服皆既葬除之若是則諸侯五月而葬服五月之服大夫士三月而葬服三月之服乎此於禮無正文不可得而考然服問言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則知不特弔時服之即平居亦服之矣平居服之將何時而釋釋於既窆之後耶柳釋於既葬之後耶小記言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是錫衰用於成服之後不可言既窆而釋矣若待既葬而後釋則此禮行於諸侯則可若行於天子則在外之諸侯不知其幾也在內之公卿大夫士不知其幾也皆至五月三月之葬畢而釋則爲天子者將無日不衣喪服矣而可乎彼於旁親之期且絕之而謂其常行三月五月之服乎觀公爲卿大

夫錫衰以居之文但言公而不及天子則此禮惟施於諸侯可知也蓋諸侯之臣少其勢得行天子之臣多其勢有所不能行也雖君臣之誼天子不異於諸侯而勢有所格庸得不少變其禮哉或曰諸侯亦絕旁期而謂服三月之喪可乎據卿大夫三月而葬言曰彼服我以三年而我報之以三月未見其爲過也曰雜記言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衆樂大夫不食肉衆樂哀之甚者也中存乎哀而謂外無素服可乎不可也則此禮之爲諸侯設斷乎其無可疑也

汪琥曰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鄭玄謂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汪子曰吾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紝而已不當與聞梱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剔於姑姊妹姊妹如衆婦人之列矣大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而用錫衰本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觀魯之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虎王而異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乎其可疑審矣說者曰禮尚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予告之曰有命婦之夫與共子在服問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予曰非是之謂也命婦亦不畔於禮者也

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然矣董祥讀禮紀略居喪出弔已屬非禮衰絰而往失尤甚焉人子臨父母之喪平日不爲衰絰未葬即釋麻衣布而獨於弔人之頃飾僞以掩耳目其誰欺禮制斬衰未除而遭五服之喪則制其服而往哭之反而服斬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設欲隨俗亦必父母既葬而所死者又故友則制其服而弔之權也禮之變也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

註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絰以葛不以麻故云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以葛爲環絰者素帛爲弁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絇也以葛與弁絰連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要帶猶用麻也

有敬心焉

註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註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

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疏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獻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比至於葬則即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陸佃曰弁絰葛在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弁經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冔而祭冠而素禮同也

陳澔曰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託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

徐師曾曰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親已之幽有神
道焉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不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

乾學案注以此爲王侯之禮本無所據疏謂
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爲天子諸
侯則亦不經之甚矣

陳廷會葬服說今之用禮者率本宋氏家禮家禮不載葬服故臨穴者皆斬衰
以莅之其實非也禮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故殷人哭而葬周人弁而
葬漢鄭康成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
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臨穴安得用斬用斬衰非古也曰然則不哀其親與
曰哀親平日之事也豈知體之所託不可以無敬神之心也故不敢以純凶而
行禮公所無私諱接神猶之君所也葛纓拔社厭冠不入公門臨穴亦猶之入
公門也故不敢以已之私申於神也此孝子之用心也曰孝子之變服將毋謂
舍奠使然與曰不然禮既反哭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奠有
司之事也孝子之變服非爲舍奠故也曰然則今之服除而葬專用吉服者禮
與曰用吉服非禮也經曰改葬緦舉下緬也改葬緦輕故緬況始葬乎禮天子七月而葬
猶必以緦況始葬乎諸侯而下降服以兩故無踰時不葬
者有故三年之喪未葬服不忍變古之道也記爲兄弟者除喪則已及其葬也
反服其服自期以下且藏之以俟反服況人子乎吉何可云也曰然則臨穴宜
何服曰古士庶冠皃錫衰古諸侯大夫之弔服也不敢以僭宜服今弔服冠皃
未窆則孝子服斬衰憑棺而哭稽顙再拜以待至客既窆釋弔服免冠加斬衰
憑棺哭盡哀稽顙再拜以謝至客客既退主人還其封此所謂士於禮者之禮也

未葬不變服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
數者除喪則已註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疏久
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
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悉不
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循服
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雖緦亦藏
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氏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餘親者以麻各
終其月數除矣庾氏云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
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
主喪不除無爲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謂庶之
臣之爲君妻之爲夫此之不除也又云獨謂子皆未
善也謂庾言爲是

陸佃曰言以麻終月數則期不在此列據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
服兄弟期也反服其服即非不除亦非除喪則已除喪則已於葬不反服也

孔叢子衛司徒文子問服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
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
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通典漢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

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稍輕也已除喪服及至葬皆
反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
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
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
子義不可以除○鄭志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
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
年闕矣可得除否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或
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
○吳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
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宣服十年五
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
月竟自釋之耳○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終月
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

於意否耳劉答云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
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
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
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適猶非旁親也故記云兄弟
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飾以散其哀也
故靈柩未安則服不變則哀未衰未衰之喪不
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又
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有旣
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爲不輕於改葬也若
應三月乃除者廬帳亦當三月乃毀復有先後邪答曰
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
練又明月祥計此亦得三月不爲輕於改葬也禮虞而

杜楫翦屏練而毀廬堊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

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梁劉昭難劉世明云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主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指衆子

婦喪久不葬服議晉夏侯盛議曰婦喪既周而未葬服當除否答云凡婦喪夫爲主子不以杖即位避父之尊也主喪不變禮有明文然子亦不除魏孟叔難盛曰適子婦死舅亦爲喪主家貧經年不葬舅及子孫並不得除邪豈可爲一適婦使三代累載不釋服乎盛答仲由傷賀之言啜菽飲水盡其懽還葬而無槨豈有非之者哉若知禮者自當不久淹魏又難曰舊時夫爲妻杖居倚廬服並如三年之制今人通所不行自宜隨時而除

何應以喪主爲斷盛答曰棄先王之教而令隨俗意所未可今人不禫不杖蓋失禮耳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今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否答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妻喪用此禮否杜挹問徐邈曰亡婦遂未得葬挹服便周既無別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答曰無子爲主禮夫不應除即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宋蔡廓問雷次宗曰禮稱唯主喪不除恐此止施於適傳重者耳案漢蕭太傅云主喪獨謂子也又案王肅云斬衰之喪未葬經云主喪不除而王舉重爲言明止謂孝子不變餘皆除也今世人爲妻亦不除主喪將宜除邪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得

相干殯柩尚在豈可弁冕臨奠夫主妻喪以本重故也
謂不宜除○庾蔚之曰喪服小記云爲兄弟既除喪及
葬反服其服此是至葬反服之明文未解漢宣帝何故
復爲祥制集禮論者不記至葬反服之禮而載諸變除
以明之可謂棄本逐末雜記云姑姊妹之夫死而夫黨
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爲主夫若無
族則東西家若又無則里尹主之喪大記云喪有無後
無無主此皆謂喪事之主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
子適婦此謂君雖尊統一家但有適者主喪耳而小記
又云久喪不葬者不除是居周功之喪也若女子適人
及男子爲人後者皆隨其服而釋除緣其出有所屈故
也素服心喪以至過葬但世輕於下流之喪妻猶去其
杖禫不容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未
葬以廢祖禰之烝嘗且未葬亦可十年五歲嘗試言之
夫子許貧者還葬而無擲是明亡者急於送往不容甚
久可知若事遲過於服限亦不得停殯在宮而饗樂在
廟既吉凶不可以相干亦在心所不忍也

王廷相曰或問久而不葬者何如也曰喪服小記曰喪不除
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爲尸柩尚存主喪者雖三年之外不得祥除其
旁親雖不得變葛皆以麻終其月數而除之至葬則仍服其服虞則除之其既
葬也何以除曰記亦言之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除又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之
未葬其親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服必待葬畢而後除之然其除也又有漸焉
必再祭而後除不可同時也故葬而虞卒哭而祔次月而祥再次月而
禫

可也

魏禧與宗子發論未葬不變服書向見足下先人未葬免喪而服不除此古人
之道足下行之於今日敬服禧竊有疑者古者喪有定期士踰月庶人可知喪
服小記云久而下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又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
不同時而除喪則古有不得速葬其親者矣疏曰再祭者練祥之祭兩祭不可
同舉亦不可同時除服然則不變服者非止不即吉也必不變其初喪之服喪
禮虞闕久矣三年之內不能行者皆是南方土薄多蟻水又拘牽形家言爲俗
已久或貧不能買地營葬有動延至十年以外內者顧衰絰如初喪之服禧愚
以爲在今日似爲難行且先王制禮衰麻苴絰以物興情使不及者勉而至足
下既免喪其能不飲酒食肉乎不入內乎不大懽笑乎不與慶會賓筵乎假令
此數者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實亡徒駭人耳目

近於爲名夫死者以歸土爲安人子所宜日夜竭力不幸力不能禫愚以爲上之心喪而無服次忍其嗜欲之篤者一二事以拂性而警動於心次不炫服家色與優伎之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言喪禮有進無退故輕不可以反重未葬除服而即吉及其葬將吉服乎大不可也以斬衰葬則是退而反重矣竊謂古者改葬總縗梁傳曰舉下緬也蓋去喪緬遠故舉其最下者而韓愈於免喪而葬者亦云近代以來事與古異安能取本葬不變服之劒爲之重服又引江熙言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文於神明不可以純凶是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禧愚以爲免喪而葬此改葬之服大祥以上以本服葬人子之不孝莫大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久生而不養者少死而不葬不必其不肖者皆是也足下酷負仰無所告訴非世俗不葬比然當視其急如父母之飢不得食如己身陷囹圄而求脫當不在不變服南昌胡心仲好飲酒其先君子殉義樂乎服除貧不克歸葬心仲乃爲戒既葬而後飲酒蓋若是者類推而行之其亦可矣

汪婿與友人論葬服書蒙足下見示諄諄以古無葬服爲疑僕請得申其說而足下試詳擇焉古人之居喪也葬不踰時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遭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獨近世然也考諸春秋列國之葬其君往往緩不及禮故公羊氏譏之謂之不能葬然猶在未終喪以前當無有不棄經者也近世士大夫溺於陰陽家之說其營葬也尤緩有及數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爲之制衰絰可不可也葬凶事也啓殯而祖屬引而行即壙而窆當此之時主人或踊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將事審矣禮有之曰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蓋久而不葬主喪者之過也又曰爲兄弟反服其服然則主人主婦而外亦無有純乎襲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終喪之後或從事四方或服官政於朝既不能不除其服而臨葬又不爲之服是忍於死其親也而可乎昔者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由是言之葬其有無服者與爲人子者夫亦返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止容也或可以不踊不哭是雖用吉服將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顧諉之曰古無葬服然則當用何服以葬與僕故謂今之葬服猶不失禮之遺意者焉以是也足下去益審思之

葬後常服

溫公書儀三年之喪既葬家居非饋祭及見賓客服白布襴衫白布四脚白布帶麻屨亦可也○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

陳淳答友人書所叩出入服色在今時俗言之只得用黲布衫中爲得情理之宜溫公論禫服亦云未大祥間出詣人家假而用之見書儀禫祭條正是此意其爲白布襴衫者乃公所自撰爲家居之服說見本章已明矣若今人假禫服而用之以爲葬事而出未爲失禮唯其視以爲常及至慶弔燕集無所往而不之全似已除喪者却爲大害義也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六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太滿會典二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七

變除表

| 疾病 | 始死 | | |

飯含

主人面南 同 同

左袒扱諸 同 同

右實米惟 同 同

盈主人襲 同 同

反位 疏云往襲則露形 襲衣則復著衣 ○鄭云尸既 襲服白布深 衣十五升 素帶甫冠 白麻屨無約 環絰鄭云士 素委貌

也經屨空跣 ○疏深衣上 往被士於帶 ○鄭云始可 父之喪○惟 父母云衣十不 奈緝往既餘 皆同

無變

明旦小斂

辛斂 馮尸

奉尸俟于堂

加此經焉○疏 襲絰一股而纏

主人括髮 衆主人免 同

袒 鄭云去冠 括髮 于房 鄭云齊 衰將袒 纚而紒○ 喪大記髽者 以免代括○敖 云去冠與纚 以麻○敖云去 冠與纚以麻 以布為免 括髮

主人絞帶 衆主人布 同

鄭云象革帶 帶 鄭云齊衰 以下用布

首絰 苴麻 牡麻為之

首絰 同 同

牡麻絰 同 同

髽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 | | |

將啟	卒筮	筮宅	小記
男子免喪服同	主人經	主人皆往 免經 敖曾往衆主人亦行也	蒲蔽 以蒲爲蔽 大禓尾櫜 疏飾 白大反爲覆笭尾爲支疏布爲緣 小服皆疏 服當作箙○疏云此遭喪所乘貴賤皆同
同			
同			
同			
同			

啓遷	載	祖	公賵
主人祖啟 遷于祖正 柩主人襲	主人祖乃 載卒束襲	祖商祝御 柩乃祖襲	主人及衆 主人袒賓
散帶垂 儀禮疏曰男子免散帶垂皆小斂之節啟殯亦見尸柩變同小斂時			

柩行	窆	贈	三月葬	
主人祖乃行出宮襲	屬引主人祖乃變主人襲	贈用制幣玄纁卒祖拜賓襲	并經葛而葬櫃云○鄭云接神不可純凶○以葛爲環絰○大夫士三月而葬○崔云士則素委	出襲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士虞

反哭		
皆冠及郊同而後反哭	鄭曰墓在四郊之外○疏曰及郊而後去冠著免乃哭于廟○按此喪冠也	貌加環絰
既葬而不同		
報虞則雖主人皆冠	報音赴○鄭云有故不得虞虞○疏云此依時而葬不依時即虞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禮總小功者○案小功服除而葬者謂諸侯之兄弟也

虞	迎尸	布席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	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 鄭云主人兄弟	祝布席主人倚杖入
暫主人髽吉髮衆主夫及兄弟免大功以上皆散帶垂也		
同免	及虞則皆同免	
同免	同	
同散帶垂		
同		
同		
同為兄弟既除喪及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卒哭	受服冠
卒哭獻畢同乃饋賓出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 鄭云當變麻受之以葛也	正服冠六降服冠七同
同	升受冠七升受冠八升
同	義服冠六正服冠八升受冠七升受冠九升
同	義服冠九
同	殤降服冠殤降服冠十五升升無受
同	十升無受十升無受抽其半無成人降服成人降服 降義同
同	冠十升受冠十升無冠十一升受
同	正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無受
同	

衰

升受冠十
升

正服衰三　降服衰四同
升既葬以升既葬以
其冠爲受其冠爲受
衰六升　衰七升
義服衰三　正服衰五
升有半既　升既葬以
葬以其冠　其冠爲受
爲受衰六　衰六升
升　義服衰六

同

義服衰六殤降服衰殤降服衰　衰十五升
升無受　七升無受　十升無受　抽其半無
成人降服　成人降服　受
衰七升既　衰十升無
葬以其冠　受
爲受衰十　正服衰十
升　一升無受
正服衰八　義服衰十
升既葬以　二升無受

一升　義服冠十
義服冠十　二升無受
一升受冠
十二升

經

去麻服葛同

葛帶三重　間傳○鄭云謂作四股絰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也○黃謂此要絰○又曰去麻服葛無葛之鄉則用絻

同

同

同

其冠爲受
衰十升
義服衰九
升既葬以
其冠爲受
衰十一升
總衰既葬除之冠衰皆無受

即葛　鄭曰受麻　即葛　鄭曰小功絰以葛絰間傳輕三月變麻因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　故衰以就葛絰帶○間傳曰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

黃曰衰冠升數及受服出本經記及賈氏疏○又曰賈版適衰三者用與不用未詳

衰九升

其冠爲受
衰十升
義服衰九
升既葬以
其冠爲受
衰十一升

帶	首絰	杖	屨	居處	車
絞帶 疏云絞帶廣寸	葛首絰 疏云	不變	受齊衰前	柱楣翦屏	乘素車 士
雖不言所變案	雖葛不三重也	同	未詳	方曰柱廬間之	望
公士衆臣為君	猶兩股糾之也	同	蔗廔	楣翦彷屏之草	
布帶變麻服布	同	同		○鄭云苹蒲苹	
與之義可也				也	
	同	同	未詳	苄翦不納	
	同	即葛	未詳		
	同	即葛	未詳		

衲	五月	七月
杖不升于堂	小服皆素	大功中殤服除
	齊衰三月除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
	小功服除	
	緦麻服除	

梵蔽 蘋草為蔽
犬禊素飾 糸繩為緣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期而小祥	期之喪十同 一月而練 鄭云父在爲母也○雜記	必去 鄭曰殤無緌去緌之端 不純去緌之端 黃裳而祭于朝 服未純吉也於 成人爲殤神之 服
		總衰服除
		大功長殤 服除
		成人大功 服除

練服	練祭	十一月練
斬衰三年	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 疏曰練爲小祥男子深故猶有杖屨又變繩將小祥前日豫筮也	期之喪十同 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 鄭云父在爲母也○雜記
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 喪服四制○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爲冠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筮日筮尸皆有賓不言視濯事輕無賓也○喪服小記	同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期而小祥練冠綠緣 間傳○疏曰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爲中衣以綠爲領緣也		同
		齊衰三年

衰 案此即前疏所云以卒哭後冠受其衰也○黃氏曰練再受服經傳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案大功之布有三等而七升為最○司馬溫公曰古者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言功衰○司馬溫公曰古者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

中衣 練練衣黃裏緣 疏練為中衣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黃裕裏緣緣者緣為淺絳色爾雅云一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

經 葛要絰 疏曰男子去首絰唯餘要絰也

屨 繩屨無約 疏曰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削蔴屨小祥後受大功繩麻屨也約屨頭飾吉有喪無

琠 角琠 疏曰琠充耳也人君用玉為之初喪亦無小祥微飾以角為之

裘 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疏曰裘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以其袪也裘上有裼衣喪雖有裘未有裼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袪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為有裼衣小祥後轉文加裼可也此明小祥之前裘袂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袪裼之可也○色近白與喪相宜也鄭憤也袪褎緣口也小祥衰內有常著襦衣○檀弓曰

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

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 疏云以首尊于要婦人避男子故重帶○間傳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

除喪也 疏曰為此練祭自為行念其親除喪自為天道減殺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此除喪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喪服小記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鄭云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蘧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玉藻○案此孫應期服此時已除猶未純吉

期而小祥居堊室 閒傳

乘藻車 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

藻蔽 以蒼繒為蔽

鹿淺幦革飾 以鹿夏皮為覆軾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

再期而大祥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三年問○崔云斬衰二十五月大祥○卑垓曰自始死之月數起至第三年所死之月凡二十五月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 疏於祥祭前日豫告祥祭之期朝服謂縓衣素裳

祥服	冠	祥因其故服 疏明日祥之時因著前日故朝服也○雜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嘉云朝服玄冠今著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鄭曰紕緣邊也既祥之冠素冠 朱曰既祥之冠也○檀弓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鄭云疏縞縞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素衣 素韠 朱曰韠蔽膝素裳則素韠也○檀弓
	衣	
	杖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屨	既祥白屨無約
居處		有子蓋既祥絲屨組纓 鄭云譏其早止○疏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檀弓
		居復寢
車		乘惡車 邊側有漆

禫祭		二十七月中月而禫 鄭云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士虞記○疏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七月而禫
禫服		龍蔽 細葦席
		然禫髽飾 然果然獸名髽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乾學案祥禫之期諸家不同詳見喪期通論今從黃氏
禫服		玄衣黃裳 鄭云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
		禫而纖 鄭云黑經白緯爲纖○戴云纖冠采纓○疏云纖冠朝服緌冠緌纖通
		無所不珮 鄭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如平常也
居處		禫而牀 間傳
車		乘漆車 黑車
		藩蔽 葦席漆即成藩
		豹禫雀飾 豹胡犬名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緌也
踰月吉祭既祭所服		玄冠朝服
		玄端而居

婦人爲夫除表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 齊衰不杖期 齊衰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

始死

布深衣縞 母爲長子妻爲女子在室爲母君之長子皆不 不徒跣不扱上衽

總 曾子問曰 笄纚徒跣女子 衽

親迎女在 子在室父爲 涂二脅之父母死 同始死笄纚不 塗二脅之父母死 同始死笄纚不

如之何女改服 徒跣不扱上衽 如之何女改服 徒跣不扱上衽

布深衣縞總以 餘不見者與父 布深衣縞總以 餘不見者與父

齊衰鄭云布深 卒爲母同○黃 齊衰鄭云布深 卒爲母同○黃

衣縞總婦人始 氏 衣縞總婦人始 氏

喪鄭云布深 喪本成服之服 喪鄭云布深 喪本成服之服

○疏縞白絹也 ○疏縞白絹也

總束髮也○崔 總束髮也○崔

云婦人衣與男 云婦人衣與男

子同不徒跣不 子同不徒跣不

扱衽 扱衽

去笄而纚 骨笄而纚 同

士喪禮註○崔 士喪禮註○崔

云始死婦人去 云始死婦人去

纚與子崔誤也 纚與子崔誤也

同

同

同

三百廿

牽紋馮尸主人括髮則婦人應麻髮

斬衰	齊衰	大功	小功	緦麻
動尸舉柩同祖而踊婦人不宜袒	同	同	同	同
要絰以苴麻男子向但初即絞之仍結其末不散垂	要絰以苴麻爲之與斬同	同	同	同
首絰與男子同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鄭云婦人亦有首絰但二帶記其異○敖曰婦人斷衰之帶不與首絰皆用苴麻以其卒哭無變至祥乃除故聖人隆其前後輕重之節而於始死時用牡麻爲之也○案此說出曲禮民間異				

三日成服	總	笄
婦人皆杖	布總六升	箭笄長尺
	長六寸 喪服傳○鄭云總束髮既束其末長六寸紒後所垂義服下前	惡笄櫛笄同 喪服傳○鄭云以前條竹爲之也以桑爲之長一尺
	布總八升 降服布七升正服八升事六寸	同 唯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姜爲女君惡笄
	總八升 檀弓服八升義服九升長八寸	同
	布總十升長八寸 殤服布六升長八寸正服布十升長八寸義服布十一升長八寸	黃白桑女子子既卓衰若笄之首又婦人相弔者吉笄垂諸
	布總十二升長八寸 殤服布十升長一尺義服布十二升長一尺	

將落	杖	衰	髽
丈夫髽 疏	與男子同	布三升 制同五升縿衰外展又無衽○其衰之制用布六幅破為十二幅如深衣之下連縿於衣故婦人但言衰不言裳	婦人髽露紒之髽
布髽 同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縿衰內展之餘同前	同
同	未詳	布五升	同
同		降服布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自此以下制並同前但衰必有負版辟領及當胸之衰也	杖期以下男子括髮今成服亦只露紒髽
同		同	同
		殤服布七升正服九升義服十一升	大功以下疏云無髽
		殤服布七升正布十五升抽其半	
		九升	
		十三升	

受服總	笄
布七升	簡笄無變
惡笄無變	齊衰帶惡笄以終喪
惡笄無變	同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說是婦人之髽丈夫不見免婦人見其髽互文也喪服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成服時婦人只是露紒至啓殯時復用麻髽○若賓客弔男子著免之時則用布髽

降服布八升正服九升

降服布八升正服九升義服十一升

降服布十升正服布十二升義服布十二升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子折笄首以笄

鄭云婦人質於喪有除無變○疏舉齊衰則斬衰可知

大功以下之等或亦然與

| 髽 | 露紒 | 同 | 同 | 同

升總八升
嫁反者亦
如之 黃氏受服圖
婦人除乎
帶 鄭云婦人帶重帶其爲帶猶五分經去一○疏云婦人既重更恐要帶與首絰麻細相似故須五分去一

乾學案儀禮經文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不言受服而惡笄麻帶顯無變易所謂婦人尚質而少變也唯子嫁反在室爲父三年條註云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

裨乃脫麻服葛故士虞禮云至裨若帶以即位

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疏云不杖期章女子子嫁爲父母若不被出則虞後以其冠爲受嫁女在室爲父五升衰裳八升總今未虞而出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冠七升與在室之女同故曰受以三年之喪受也虞已前未被出受以出嫁之受八升衰裳九升總虞後乃被出又與在室女同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八升此被出之女亦與之同也勉齋序次諸受服皆從此推出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六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七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纂修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八

通論

問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芊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注芊今之蒲草也此齊衰多於衣是概列衣服之差也○疏此明五服精粗之異芊翦不納芊爲蒲草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長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絲故曰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布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二等也案喪服記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

正齊衰與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可知矣完儒以齊衰正服而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五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一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寸其銖絲而第之可謂詳矣然則斬衰之例不同以爲不同邪至大功降正又思衰冠同冠而二受亦同冠榮是其說自惑也考之於經晃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多故王之大祭衰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弔服三衰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去衰二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緦之冠與衰同等此禮之差也

白虎通德論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葛絰繩纓苴杖爲略及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戴之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鄭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方慤曰杜廬間之楣以爲之固故曰杜楣翦廬傍蔽之草而飾之故曰翦屏八十一縷曰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有正服義服故也所謂喪多而服五者此也

陸佃曰苄翦不納者翦之而已不納也言翦屏則前此茅茨不翦柱楣於柱置楣而已此期而廡居堊室喪服傳既虞寢有席既練舍外寢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以傳上翦屏蓋屏不欲視外尊者之事也故曰前旒蔽明斿纊塞聰亦天子虞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懸矣其言既虞卒哭杜楣翦屏亦以此然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其寢有席又在卒哭歟

陳祥道曰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間傳於喪服斬衰少一等而無三升有半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多一等而有十二升半齊衰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衰爲冠而衰冠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九升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十一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總麻小功以下以其衰爲冠而衰冠升數異喪服斬衰三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九升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十一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總麻小功以下以其衰爲冠而衰冠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冠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生冠同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生冠同七升受則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爲冠小功用大功之冠爲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斬衰備舉義

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
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
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
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釋名三日不生生者成服曰衰衰摧也言傷摧也經
實也傷摧之實也絞帶絞麻緦爲帶也三年之衰曰
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期曰齊齊齊也九月曰大
功其布如麤大之功不善治練之也小功精細之功
小有飾也緦麻緦絲也積麻緦如絲也錫衰錫治也
治其麻使滑易也疑儗也儗於吉也總細如總也疏
疏如總也環經末無餘散麻圓如環也弁經如爵弁
而素如絰也
車垓內外服制通釋正服正先祖之體本族之正也

故曰正服加服加者增也本體輕而增之於重如孫
爲祖本服期或以適孫承祖則服斬衰三年若此之
類名曰加服降服降者下也減也本服重而減之從
輕如子爲父母本服三年或爲人後則爲本生服期
年爾若此之類名爲降服義服元非本族以義相聚
而爲之服如夫爲妻舅姑爲子婦之類名曰義服
徐駿五服集證問如何謂之正服荅曰正者先祖之
體本族之正故曰正服問如何謂之加服荅曰加者
增也添也本服輕而加之重謂孫爲祖本服期年而
適孫承祖後重加之斬衰三年故曰加服問如何謂
之降服荅曰降者下也貶也本服重而降之從輕謂
子爲母本服三年之喪其母被出或改嫁子服期年
之類故曰降服問如何謂之義服荅曰義者原非本

族因義共處而有服者謂壻服緦麻妻服期之類故曰義服問如何謂之報服答曰報者互相報服也謂如兄爲弟服期弟爲兄亦服期姒婦爲娣婦服小功娣婦爲姒婦亦服小功蓋兄弟妯娌遞互相報之類故曰報服

駱問禮曰喪服有一定之制固不可求美亦不可苟且古者布各有升數今所謂麻布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衆可也而絰帶不辨巾冠各異男子以巾婦人非送葬不蓋頭而制極短小至墓所即棄之不知婦人平時出外必擁蔽其面蓋頭正以蔽面而眞哭野女俱在途次不論往回止所當用以巾無考至於深冠朝服居喪用之於義無取人亦有言之者而或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誠之爲慘然則天子九月而葬庶人何止踰月也無貴賤一者三年之喪因貴辨賤者儀物之節況今朝服非大朝會不服則喪之冠服雖取法於朝其服之亦必有時經傳所著多士大夫禮下而衆庶恐不無小異日禮謂言而後行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者而垢而已許以面垢而必責以深冠葛絰古人制禮當不若是之苛也知禮者察之

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二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爲父卒爲繼母後母慈己者爲所後者爲本生母皆同

戒喪無節速故無絇孫爲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父爲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爲父同妻爲夫妾爲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男子同也○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父卒爲繼母君母慈母孫爲祖後者父卒爲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爲母同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繼母爲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爲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爲母同也○齊衰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絇爲出母慈母繼母

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爲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父在爲母同）以上並與夫爲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跣女子子在室爲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齊衰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同）○其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爲從父昆弟相爲服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服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天子諸侯大夫爲適子適孫玄孫（以上並下殤）不爲次飲食衎爾爲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爲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爲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姪之殤與爲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

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爲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

後漢鄭玄云子爲父斬衰始死笄纕如故六尺纕繒縮髮其狀如乙屈以笄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遭喪者衰中帕頭即笄纕之存象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於要帶中以便事徒跣交手哭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不徒跣餘與爲父同女子子嫁反在父室者君不笄纕不徒跣餘與爲父同及妻爲夫妾爲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胷拊心哭泣無數鞶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爲長子齊衰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爲母與母爲長子同齊衰杖周者父在爲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始死至三日既成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也周之喪全二日不食故四不食也

爲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月爾始死哭泣三日爲舊君之母妻與曾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爲父始死去冠及羔裘大帶其笄纕革帶者皆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衽徒跣拊心號咷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丈夫在夾牀東西面婦人夾牀西東面雖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次其後餘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卿大夫亦在室外命婦戶外北面有司庶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及有命夫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衆臣堂下北面士之喪父兄子姪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爲長子不徒跣不歠粥凡父兄雖徒哭不於子弟之宮設哀丈夫子子未嫁爲父始卒去綵飾之屬笄纕及帶如故衣布深衣不扱上衽不徒跣吉白麻屨無約拊心哭泣無數不絕其踊不絕地父卒爲母始死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纕而加素冠其餘與爲父同○呂大射總云夫爲妻去吉冠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衣十五升白布深衣吉屨無約尸襲之時亦哭踊○晉杜元凱云父在爲母齊衰裳絰帶皆疏衰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慈哀至甚充充如有求而不得實容弔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躩躩如有求而不得實容弔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躩皆有儐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綳頭之類也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

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爲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爲長子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爲母同伯叔父母爲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

斬衰變齊辨晉魏休寧云以大功之衰易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衰也若不緝爲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顗云案卒哭更以六升布爲衰但齊既葬還服既虞之衰若如斯言以大功之喪奪既練之服尋詳三年之喪及大功之服皆喪之重者也而使斬衰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禮大功以上服降皆以布升數爲差故大喪初衰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皆以三升衰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期於緝衰然後爲殺愚謂服相易奪正以升數重輕不繫

衰之齊斬休寧又言三年之喪笄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衰是輕之也且爲父初以三升之衰既虞受六升之布輕於母也齊衰既葬而虞以七升布爲衰輕於父也顗又難曰禮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衰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更服斬衰之服受笄總屨帶如故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衰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斬爾今斬止一周稱爲三年未爲無見休寧又云三年之喪再周爾數月不合稱三年斬者舉大數之名一周大喪之正禮自轉降中祥安得不緝不緝則無變明不應終喪斬者可知也虞喜云斬衰因喪之稱非爲終三年也案禮爲母喪衰四升而父喪既虞衰六升此爲齊制不復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緝在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衰母緝

衰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女子出待旣虞受以斬衰之受非更斬也魏顗又云要記稱母爲長子齊衰三年其服節如父爲子者未有明徵而便緝之斬名何得復存禮雖言餘皆易不言減斬喜又云父爲長子斬衰母爲齊衰若不言齊其下恐母與父俱當斬衰所以別爾非謂明終斬之議邪孔注問徐邈云斬衰三年或旣虞衰緝行者往往不同意常謂旣以斬表重其喪應有變降爲使終喪服斬釋斬便緝非漸殺意邪邈荅曰凡喪服雜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都無經明證此服之大節豈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禮稱斬衰三年此不易之文也禮大功布三等先儒以爲降服七升正服八升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故謂大功不得變斬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衰終三年乎荅曰不也卒哭而服齊衰又問若不終三年則喪服禮何故云髽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居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焉得卒哭而奪情荅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俯就以爲之制要以減性爲深憂是以節哀順變每受以輕也○宋庾蔚之謂昔賀循以爲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旣虞哀心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爾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衰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爾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崔靈恩喪服變除論立義旣載五服變除今要舉變除之旨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

雞斯徒跣扱上衽又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去纚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鄭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齊衰以下男子婦人皆吉屨無約其服皆白知者鄭注士喪禮云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云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髽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纚括髮在二日不斂之前是據大夫也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

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括髮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經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髮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髽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爲之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斂主

人髽髮衆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故士喪禮云主人髽衰婦人髽于室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髽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首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絰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是主人及衆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絰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

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服之精麤及日月多少及葬之時節皆具在喪服及禮文不能繁說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爾諸文言髽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故下檀弓云弁絰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

變麻爲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案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爲此解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爲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約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二十七月而禫服玄冠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所謂纖冠而練纓吉屨踰月服吉閒傳所謂禫而纖父沒爲母與父同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

志陌

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無變除與父沒爲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

孔氏正義曰此皆崔氏準約禮經及記而爲此說其有乖僻者今所不取

通典五服成服及變除附

周制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謂既殯成服斬衰裳三升苴絰大搹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絰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之前皆三重冠六升外縷條屬右縫菅屨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凷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絰帶義服所異者衰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此苴者麻之有蕡者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一尺髽衰三年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衰裳七升布

為冠纓帶亦如之一辟博三寸偶結於前蔗屨內納葛經首經大七寸五分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經去一以為要經大五十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參縗之食麤食水飲翦屏柱楣寢蒲席翦而不納朝夕即位哭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經受以七升布為衰裳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緣為領袖緣以練帶繩屨無約其腰經縮一股去之飯素食有菜茹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室之壁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戶適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冠縞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經棄杖白麻屨無約食醯醬乾肉出壁室始居內寢二十七月而禫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

冠而緅纓縞帶緣中衣吉屨無約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其平常寢有牀猶別內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禮成矣○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謂齊衰三年既殯成服以麤衰四升為衰裳六升為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經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五分去一大五寸六分以為腰經削桐木為杖長與心齊下本大如腰經蔗荊為屨食粥居廬與為父同五不食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子者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升長八寸一辟博一寸惡笄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約之博五分白布七升為帶無腰經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為次至虞不變者三笄總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為衰裳冠九升布纓帶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經首經大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經練九

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衰同踰月
復平常○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周
者謂齊衰杖周降服四升爲衰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
升爲衰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爲衰裳冠纓皆九升
冠皆右縫內繩經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
周戚服五升布爲冠纓絰帶大小與杖
周同居堊室食素食水飲寢有席薦不納斷木爲枕不
脫絰帶朝夕即位哭○殤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
謂殤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爲衰裳十升布爲冠纓帶中
衣領袖緣牡麻爲首絰大五寸七分半腰絰四寸六分
不絞其垂唯中殤七月者不纓絰繩屨張帷爲次於內
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醬既葬除絰帶食菜果
寢居內凡殤大功以上中從上小功以下中從下○大

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
者謂成人大功正服八升布爲衰裳其冠十一升絰帶與殤同既葬皆受以十升
布爲衰裳冠十一升變麻絰服葛絰絞之九月除朝服
素冠吉屨無絇踰月復吉○殤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
五月者謂殤降小功十升布爲衰裳冠十二升澡麻絶
本爲絰大四寸六分腰絰大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
殤降在此者其帶不絶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爲
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菜茹葬而除絰食乾肉飲醴酒
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者謂成人小
功正服十一升布爲衰裳義服十二升布爲衰裳冠同
十二升亦澡麻絶本爲絰帶寢有牀哀至而哭既葬除
麻受葛絰大三寸六分腰絰大二寸九分衰裳如故寢

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緦麻三月者謂緦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半布緦而疏之爲衰裳及冠纓帶首絰亦澡麻絶本大三寸七分吉屨無絢寢有牀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

南齊書有司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於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隋書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牛弘等定儀注弘以三年之喪祥練具有隆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法象三年詔曰家無二尊母爲厭降是以父存喪母服期豈容期內而更小祥三年之喪有小祥者禮云朞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期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期喪有練於理未安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黃裏縓緣婬則布葛在躬麤麻服未改豈非姪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疏失倫輕重顛倒豈聖人之意也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

乾學案母之期喪所以有練祥禫之禮者因孝子不得遂其三年聖人知其心有所歉故制爲此禮以申其情使於一期之外更加一時以別於他服之期爾苟無練何以有祥禫廢練而存祥禫是無期年而有再期也此豈

達於禮意者乎隋文固不學無術大臣如牛弘頗號知禮乃忽翔此論以隳前典誠可怪也考之禮夫之喪妻亦然蓋夫當主妻之喪故因子有練祥禫之節而隨之以制服隋既廢母之練則妻之廢練可知矣至唐增母母服爲三年此禮遂無所用而妻喪之祥禫亦因之以廢昔人論妻之喪謂彼以父服服我我故以母服服之此不易之論也祥禫之禮廢則竟同於他服之期而無所別矣此亦論禮者所宜深究其得失也

唐制天子崩三十六日釋服至開元時更制二十七日而釋宋以後因之

乾學案上漢魏兩條及此條乃天子之權制非臣民之通例也以屢朝大禮所繫故亦載之

張子全書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甲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毀之文唯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嘗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祭而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

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爾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乾學案小祥易以功衰張子說是已至練之爲義蓋用練治之布爲冠故名之爲練非練其布以爲衰也乃謂練其功衰而衣之得毋竟同於吉服乎禮無正文雖大儒之言不敢不辯

呂大臨曰斬疏總大功小功緦楊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繩加隆而三年故加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以至於再期也首絰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屨易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絰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斬衰之冠鍛而不灰錫則緦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哀在內竊意練衣錫有緣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比功衰之外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則有緣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比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比緦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也諸侯之喪慈母公子爲其母皆無服史不可以純凶而占筮除喪不當受弔旨之人皆用練冠以從事則練冠者非正服明矣唯鄭氏以去衰爲既練之服功衰自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可爲功不可指爲練服

衍孟春餘冬序錄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胡翰猜喪禮云三年者其降服父在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爲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爾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服斬以於門人者蓋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斬以期而猶爲心喪則是外施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柬也斯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申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尊而思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日月亦同也今禮家定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不同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古之制禮者爲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則其服同其日月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愚殺爲高曾者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爲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邵寶喪禮雜記五月之間而易衰者三昭公之童心不度無足論者然由今觀之喪自成服至小祥而練歲則期矣衰能無易乎今有百日而練者有六旬而練者與其蚤練不如易也

林大春與趙汝泉書喪服之制既祥易練亦禮也然而士家鮮服練服者爲其近於禫也時未期不忍遽變也蓋孝子之志也至於大祥之後不得不服禫者制也爲其逼於初也夫禫者淒然舒緩之義也情無窮而制有限不敢過也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讖不能終三年之制者也夫素冠即禫服也世人至祥而止不能服是以素冠不見而詩人思之也由此觀之禫服之制必行無疑也案制有官者遇禫服素圓領冠素冠束帶今似不女謂宜易以素巾大帶斜領此亦禮之稱也且夫當禫而負重衰是逼初感也驟爾易吉是忘親也故君子不忍也是先王制禮之微意也是以人子於親沒之後遠庖厨屏羞薦於是有疏食終身不與高位絶綺麗之觀去珠玉之飾於是有弁布終身不事海宴間絲竹管絃之音而慘然不樂於是有野處終身不奉通都貴人以掩耳目之娛是謂君子有終身之喪也非以服之謂也故曰先王制禮之微意也不可不察也唯足下高明而裁擇之幸甚

王廷相喪本敘服說喪禮初終至成服三日凡親死將三年者皆去冠而箅纚如故著十五升白布深衣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哭婦人去箅而纚如故著十五升白布深衣斬衰以下婦人著素冠婦人髽箅而纚如故著十五升白布深衣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衰男子以麻扱髮女子以麻爲髽大功以下男子皆去箅纚而著白布深衣此未小斂時所服也小斂畢斬衰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皆去冠纚以布爲免婦人皆去箅纚而著白布深衣不髽但素箅纚其服自斂畢至成服皆白布深衣齊衰以下男子皆免而婦人不髽但素箅纚其爲服既聞命矣敢問今之服宜如何曰古今冠服異宜用其意可也其本斂也男子去冠巾婦人去假髻然喪不可無飾也各以白布一幅裹其首漢時裹巾的頭之制其既小斂也男子則去布以麻繩括其髮仍帶白布巾而加環絰於其上腰絰散垂其末而加絞帶婦人亦去布以麻繩纏其髮爲髽喪男女皆如其制可也今之白布長衫衣與裳連古深衣之變也男子初喪至成服不改可也今之白布衫裙不改亦可也○又曰三年之喪以漸而變者也其在衣服何如曰禮有之矣斬衰裳苴絰絞帶冠繩纓菅屨杖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布帶疏屨削杖此既殯之成服也三月而葬既葬而除之成服也三年之喪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冠布纓蕉屨內納吉之後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冠布纓蕉屨內納哭斬衰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冠布纓蕉屨內納經帶去麻服葛期而小祥以七升布爲衰裳去負版衰辟領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緣除首絰繩屨無約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去腰絰除杖麻屨無約祭用朝服練冠中衣素緣祭訖更首著練冠素纓身著十五升麻布深衣中川而禫祭以玄衣黃裳祭訖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練纓編帶緣中衣吉屨無約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平時其衣服之變如此也曰古今異宜存乎今之法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喪之禮所以飾哀也宜何如曰古今異宜存乎今之法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喪之禮所以飾哀也務盡其實而不周於文焉亦庶幾矣衰練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經帶終制一日不可墨其衰如此雖至愚至悉而於三年之喪无加損焉是故三日而成服三月而葬既葬則有受衰服葛絰至於小祥則除首絰服練冠練衣黃裏緣纓屨無約至於大祥則除衰服斷杖服縞冠素紕麻衣白屨無約蓋孝子之哀以次而衰則其服亦以次而變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則記者譏之以爲蚤也唐開元禮練縞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倣家禮行之蓋不能盡合乎古而小祥祭前一日陳練服禮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案練衣黻之謂爲中衣孔頴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温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負版辟領衰頗與禮異其說未知何據○又曰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萬斯大曰喪服之重者有變有除所以然者親喪至痛日月甚長而衰麻之麗不可以久故每因吉祭而爲變除之節觀先王制禮雖曰親喪外除而所以節哀順變者尚使之由漸之輕故哭踊亦皆有節蓋不如是賢者無由俯而就不肖者無所跂而及此禮遂不可以傳不可以繼也內哀且當以漸殺外服自宜

以漸輕彼夫始死不食既殯食粥既葬疏食小祥而菜果大祥而醯醬禫而醴酒飲食以漸而加也始死居倚廬既葬柱楣小祥壁室大祥復寢禫而牀居處以漸而進也何獨衣服而不然乎孔子之論喪曰賤容稱其服言內心之哀視外以爲之節也是則服之變除蓋與哀情相終始矣然變者則不遽除而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而謂之受者何也孝子於此有不忍遽除之心若人爲之而已受之者然也考禮喪冠爲父六升既卒哭受七升爲母七升既卒哭受八升至練而易爲練冠祥而更易爲縞素禫更易而纖此冠之變也喪衰爲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爲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練後易衰不見於經雜記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服間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注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曰功衰也又聞傳注云大祥除衰杖此衰之變也初喪承桌之衣於經無所考觀檀弓去練練衣黃裏緣緣則未期不練不緣可知故大祥又變而麻衣禮後始變而素端黃裳此衣之變也若夫首要之絰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婦人所同也卒哭後男子以葛經變要麻婦人以葛絞帶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斬者變而重者不變故既練男子除首絰而要絰而首葛不去閒傳及小記所謂除喪者先重者此也至於屨繩菲繩繩屨無約者此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衣也男之首絰婦之首絰也帶也皆變而不遽除者也男之要帶也則除而不更變者也喪服之變除者蓋如此嗚呼古人於親喪居處飲食衣服無一日之安其哀戚之一日止唯衣服異於平時然綺穀其中而衰麻其外素縞於暫而雜服於恒特重違禮制必不得已而後受後世人子不能如古人之一日止唯衣服異於平時然綺穀其中而衰麻其外素縞於暫而雜服於恒輩相習以爲固然莫或有覺其非者此非論不知有變除之節亦且無所用其變除之節噫古今人不相及何至於親喪而亦有如此哉

乾學案喪禮自成服之後莫要於卒哭受服

一節蓋斬衰之布以三升齊衰之布以四升其服至麤麤而易壞勢必不能久故既虞卒哭三升者受以六升四升者受以七升也豈唯三年者有受即期年九月者亦莫不有受自唐開元禮迄於明之集禮練服禫服則有之而卒哭受服之制皆廢是必既葬以後竟不服齊斬之服而後可也如猶將服之則初喪至麤麤之服其能歷三歲之久而不壞乎蓋由唐世以降士大夫惑於地理既不克三月而葬則無所憑以爲變除之節而又篤信釋氏七七百日之邪說如開元禮政和禮諸書陰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大抵當七七之期或百日之期則釋去衰麻而易以平常之素服至

小祥之後原無衰服可易故諸議禮之家亦因之而不載也嗟夫古者喪服之變除經則有除而衰但有變故可謂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也後世未嘗以齊斬終其期則於古人名服之義果有合焉否耶今茲篇所載大都先王之禮詳而後代之禮略非故略之也欲詳之而不可得也至於練禫之服開元禮諸書所載者則已分見於衰絰諸篇故不重載云○又案戴德喪服變除崔氏變除古人論禮皆以爲據隋書經籍志載喪服經傳義疏甚多唐書藝文志存者漸不多矣以今考之喪服變除不可以不講也止就斬衰三年言之自雞斯扱衽至於成服自吉而之凶也自

筮宅至虞純是凶禮而間用吉也自卒哭至除服自凶而之吉也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上衽深衣之前衽也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謂易去朝服著深衣也崔氏變除以爲十五升白布深衣也此變服之始也庶人無朝服唯深衣飯含之時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疏謂袒左袖扱於右掖之下帶之內也變之次也小斂環絰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也戴德喪服變除以爲素章甫冠章甫委貌一也變之三也卒斂馮尸主人髽袒去笄纚而紒也散帶垂絰苴絰之外更有絞帶鄭康成以爲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也變之四也

奉尸夷于堂主人拜賓即位襲絰于序東謂拜賓時袒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于序東士喪禮先踊而襲絰諸侯則襲絰而踊變之五也大斂主人及親者卒塗主人復位襲既殯脫髦諸侯禮小斂主人脫髦髦以麻士既殯脫髦於死者俱第三日變之六也殯之明日成服杖士二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皆於第三日成服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於是始備記曰三日絞垂謂小斂日要絰大功以上散帶垂於成服日絞之也蓋變者七而成服人子之至痛矣筮宅則免絰聽卜則去杖不純凶也此成服後變一也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髽猶免也男子免而婦人髽崔氏變除云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以啓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也變二也自殯宮祖而啓遷于祖正柩主人襲為朝祖變也二也將載主人先祖乃載載訖而襲為載變也三也商祝御柩乃祖既祖訖乃踊而襲為將祖變也四也公賵而祖送于門外襲主人祖柩車乃行出宮襲君親臨喪變服無有定時賵有一定儀節五也從柩不可無飾於道得免為柩行變也六也則著冠至郊乃著免七也檀弓而行若葬遠則著冠至郊乃著免七也檀弓云弁絰葛而葬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也鄭氏以為唯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崔氏變除云天子諸侯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似大夫士亦弁絰但未明在脫載之時平窆之時贈之時

乎其變服八也屬引主人祖乃窆窆而襲九
也贈用制幣玄纁贈卒更祖而拜賓拜已乃
襲九也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去冠著免反哭
于廟十也虞之日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葬服
者即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也有故不依時
而虞主人以下皆冠及虞則皆免十一也自
筮宅至虞有此十一節卒哭主人說絰帶于
廟門之外言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婦人說首
經不說帶明旦爲祔期因祔變之此除服之始變
之一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
冠七升疏曰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麤麤疏
未爲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
故稱成布也是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爲衰而
更以七升布爲冠葬後哀殺衰冠亦隨而變
輕也以葛帶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五分去一
又以布帶易絞帶去菅屨受齊衰蒯蔗屨變
之二也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
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
後杖拜送賓變之三也十三月小祥而練以
卒哭後之冠七升布爲衰裳謂之功衰而更
以八升布爲冠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緣爲
飾明外除也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是時
去首絰唯餘要葛繩屨無絇大功繩麻屨也
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前此裘狹而短袂
又無袪至小祥稍飾更作橫廣大者也又長
之又設其袪而加裼變之四也再期而大祥

朝服而筮尸變之五也大祥白屨無約幷去
絰杖繩屨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
服縞冠素純吉也既祭素縞麻衣釋禫之禮
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
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
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從祥至
吉又有數變祥祭朝服縞冠變之六也祥訖
素縞麻衣七也禫祭玄冠黃裳八也禫訖朝
服綅冠九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十也既祭
玄端而居十一也自卒哭至除服有此十一
節斬衰重服唯既殯成服以後虞卒哭以前
三月之內具衰裳絰杖帶冠纓屨之制卒哭
而後以次除殺雖曰斬衰三年其實喪服以

時變除創巨痛深莫如此三月爲甚然有故
乘惡車而出或爲經營宅兆未必朝夕居廬
又筮宅則去絰聽卜則去杖三月之內容有
不純用凶服者至葬後哀情漸減服遂漸變
從輕以復其初先王制禮最重者送死大事
而又恐以死傷生故喪服有變除哭踊有時
候所以節其哀而順其變其間輕重等殺皆
因人情而爲之制雖自後人觀之以爲委曲
繁重而揆之天經地紀有斷乎不可廢秩乎
不可紊者苟明於變之節文則於禮也思過
半矣○又案聖人之立制因人情而爲之者
也哀重則服重哀輕則服漸輕始死充充如
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

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喪服之重輕遂即以是為斷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或哀已盡而引而致之於禮或哀未盡而使之自割以禮故其變除有漸謂之中制曹風之思見素冠是十三月之練服思見素韠是大祥祭服疏所謂從初嚮末而思之亦可以知其變除之有漸也